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四十一

文集

曾太史集叙 袁宏道

嘗怪退之論文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病夫文道之貌也唯恐不式奚取人之嬉笑呵怒以為快及讀公所著毛穎傳無甚僻者當時以為訛戲不近人情雖至相習如張文昌輩猶有遺訾其嘆服以為

絕竒不可及者獨柳三州及李肇耳夫人情譽因而惡創其所習觀曹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詫頓作安在譽之不為病也余才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時諸君子所贈炙者謬以為非遂欲去同取獨世爭笑之而退如曾太史獨以為近古過相印許余與退如非素暱也豈別有氣味耶余之稱與毀不足道而使退如有譽無益之癖世之笑之當有甚于余者也退如詩清新微婉不以儻傷其氣不以法撓其才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為文高古秀逸力追作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為刁斗

為樓閣叙記之作主放退如則為江海為雲烟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為同調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寔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真而已其為詩異甘苦其直寫性情則一其為文異雅朴其不為浮詞濫語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善名理一時同志如雷何思蘓潛夫函蓋合而冰乳契是其中有真臭味非文字相與也雖然此猶龍氏所稱下士聞而笑者其于文一機軸也昔有禪人為老衲所姍笑羞澁不能出一

明文海 卷三百五十一  
語次日請益老袖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此語與退之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于文章乎抑即文章見性命也俱當于笑中求之

解脫集序

袁中道

兄中郎長余兩歲少相友愛兒時同讀書村之杜家庄上講習之暇私相商確至今思之頗多異語稍長移居城中脩治城南別業偕余與四五友人遊息是處語言奇詭興致高逸每至月明之夜相對清言間及生死泣

然欲涕慷慨欷歔坐而達旦終不欲無所就乃刻意藝文計如俗所云不朽者上自漢魏下及三唐隨辭模擬無不立肖自謂非其至者不深好焉公車之後乃學神仙偶有異人傳示要領勤行未久尋亦罷去及我大兄休沐南歸始相啟以無生之學自是以後研精道妙目無邪視耳無亂聽夢醒相禪不離參求每于稠人之中如顛如狂如愚如癡五六年間大有所契得廣長舌縱橫無礙偶然執筆如水東注既解官吳會于時塵境乍離心情甚適山川之奇已相發揮朋友之緣亦既湊合

游覽多暇一以文字為佛事山情水性花容石貌微言  
玄旨嘻語謔詞口能如心筆又如口行間既久遂以成  
書余以濩落依之真州相見傾刻出所吟咏捧讀未竟大  
叫欲舞作而笑曰高者我不能言其次我所欲言格外  
之論我不敢言與兄相別未久何遽至此彼文人凋刻  
剪鏤寧不爛熳豈知造物天然色色皆新春風吹而百  
草生陽和至而萬卉芳哉夫文章之道本無今昔但精  
光不磨自可垂後唐宋于今大有宗匠降及弘嘉之間  
有縉紳先生倡言復古用以抹近代固陋繁蕪之習未

為不可而剽襲格套遂成弊端後有朝官遞為標榜不  
求意味惟做字句執議甚狹立論多矜後生寡識互相  
效尤如人自懷重寶有借觀者代之以塊黃茅白葦遂  
遍天下中郎力矯弊習大草頽風昔昌黎文起八代之  
衰亦非謂八代以內都無才人但以詞多意寡雷同已  
極昌黎去膚存骨蕩然一洗號謂功多今之整刷何以  
異此中郎位卑名輕人心不虛未必能信昔鍾士季年  
時常作一紙書與人云是阮步兵便字生意既知是  
鍾謂不足道又虞訥素輕張率之詩隨作隨詆託言沈

約便相嗟稱耳貴目賤今古一揆今篇籍具在試虛心讀之非獨文苑之梯徑儻亦入道之津梁焉

中郎先生全集序 袁中道

中郎先生少具慧業弱冠成進士即有集行世其傲篋集為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錦帆集令吳門時作也解脫集以病故吳令遊吳越諸山水時作也廣陵集去吳客真州時作也瓶花集為京兆授為太學博士補儀曹時作也瀟碧堂集請告歸卧柳浪湖六年作也破硯集再補儀曹出使時作也華嵩遊集官銓部典試

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移病還山不數月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為續集二卷先生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人之執縛故時有遊戲語示其才高胆大無心于世之毀譽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黃魯直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有一事橫于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暇計人之品藻訛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稱其工舞罷又蕭然矣此真先生言前意也然先生立言雖不逐世之顰突而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即少年所作或快爽之

極浮而不沉情景大真近而不遠而出自靈竅吐於慧  
舌寫于銛穎蕭々冷々皆足以蕩滌塵情消除熱惱况  
學以年變筆隨歲老故自破硯以後無一字無來歷無  
一語不生動無一篇不警策健若沒石之羽秀若出水  
之花其中有摩詰有杜陵有昌黎有長吉有元白而又  
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筆與之會合衆樂以成元音控八  
河而無異味真天授非人力也天假以年不知為後人  
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恐亦造化如人不肯發洩太  
盡耳甫四十餘而即化去傷哉先是家有刻不精吳刻

精而不備近時刻者愈多雜以狂言等贗書唐突可恨  
予校新安始取家集字櫛句比稍去其少年未定之語  
按年分辭都為一集嗟乎自宋元以來詩文蕪爛鄙俚  
雜沓本朝諸君子出而矯之文準秦漢詩則盛唐人始  
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剽竊雷同如贗鼎偽觚徒取形似  
無閏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後法不以法後意  
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為寒  
氛所勒索然枯槁而杲日一照競皆鮮敷如流泉壅閉  
日歸腐敗而一加疏瀹波瀾掀舞淋漓秀潤至于今天

明文海  
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  
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  
之間即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  
之不朽則先生之功于斯為大矣諸文人學士泥舊習  
者或毛舉先生少年時二三遊戲之語執為定案遂謂  
蔑法自先生始彼未全讀其書又為贗書所熒無足怪  
耳今全集具在請胷中先拈却袁中郎三字止作前人  
未出詩文偶見於世從首至尾直目力而諦觀之即未  
深入亦可淺嘗有法無法歷然自辨何乃成心不化甫

見標題即搖頭閉目不觀而妄肆譏彈為也至于一二  
學語者流粗知趨向又取先生少時偶爾率易之語效  
顰學步其究為俚俗為纖巧為莽蕩譬之百花開而棘  
刺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之水亦流烏烏三寫必至  
之弊耳豈先生之本旨哉總之先生天縱異才與世人  
有仙凡之隔而學問自參悟中來出其緒餘為文字寔  
真龍一滴之雨不得其源而強學之宜其不似也要以  
衆目自虛衆心自靈不美不能強之愛不愛不能強之  
傳今美而愛：而傳之者已大可見矣亦無俟後來之子

明文海 卷一百五十一 七  
雲也先生之學以闇然退藏為主其所造莫可涯涘生平作人冲粹夷雅同于元氣若得志可使萬物各得其所其作用於作令佐銓時微露其一斑惜未竟其施別有紀載茲不復贅云

睡菴文集序

湯顯祖

欲殺衆何意千秋某在斯此非霍林前時過江之句乎去予數千里不見其人而壯其心時有所不怡亦復吟此自壯故歲則其門人旌德劉生敦復崇仁王生士娘先後從予遊問霍林容貌言笑在長安、否皆言吾師

青顏美髭與諸生談常極夜旦遊日益廣而貌故加肥予喟然而止之曰以予所聞霍林道心人也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所與子墨流連相為縹約耳雖然亦非人之所欲得也已而以南祭酒出書謂予題其睡菴文咏予為拊几迴翔慨然有東下意蓋前聞李公本寧以有所不嫌留寓東間霍林復爾皆予所未見莫由夢寐者逾年而霍林復為世人所疑罷官矣於是天下有識之士起為不平而予特甚何也霍林者道心人也孝友廉貞足世師表而尚何疑于

世乎雖然吾有以語此予前在長安嘗謂詞林袁董二君曰君等若道心不善堅固文趣不過竒拔黃閣有何重慕哉世之疑霍林者恠其黃閣耳亦太早計予以霍林文家推之其福德常在乎彼人者何以明之見其初第時數作攸如也至其為里人作難脫刺客于枯蘆破衲之中幽思顯詞逆然而通瀕沓捷疾歷磔晻忽可啼可笑若出若沒大非前館閣中常設者矣予猶意其翩而貴世樂所誘或忘其智骨焉已乃讀其文咏種：異之篤于功名世法之外有以秀鬱而蒼發或千餘言旃

如其舒或數十語祝如其詘如霧流烟如雲漏月如洗峯嶽如挾塊北雖其蓄積衍按尚未極其曉世之情其必不為世人而為道人文人也決矣至于韻語短長率意受律氣力沉厚班駁蕭瑟成其家言方前過江時已度越矣大致羞富貴而尊貧賤悅卑壤而愁觀闕此其人胃懷喉吻中殊有巨物豈區：待一黃閣而後能與世吐爛者與至其沉冥病中詩猶有可舉似者平生事倉卒黑白不成校一死終無辭安得朝聞道夫以欲聞道而傷其平生此子所謂有深情又非世人所能得者也嗟

明文海 卷之五十一  
夫霍林之于道于文何如也發端未識得其里人與之  
患難而迫之功力未竟得朝貴者與以賤貧而恣之彼  
人者無乃過為福德與是睡菴可以恢然迫然以山川  
為氣質以烟霞為想似以元釋為飲食以咲嘆為事業  
縱橫俛仰概不由人道與文新文隨道真情智所發旁  
薄獨絕肆入微妙有永廢而常存者然則所謂千秋某  
在斯者彼人何與耶然彼人者必曰子何以知其必千  
秋也又曰即其饒為千秋吾且困以今日之事嗟夫以  
此相難者往々而然又非予所得而言也姑言之以為

睡菴文字序

范文正公集補遺跋 李維禎

范文正公嘗監泰州西溪鹽倉時海堰久廢鹵浸浮田中  
不可耕公上書發運使張綸：奏公為興化令修之通  
泰海三州民祠祀公其後江淮旱蝗命公安撫奏蠲江東  
丁口鹽錢以故今巡鹽使者行公集於維揚蓋高山景  
行之思云集造次取辨多脫誤侍御史彭公屬顧所建  
小侯小侯就家藏書相參伍自嫌未備且不欲掩前人  
別為補遺一卷以復公余謂校書猶掃落葉隨掃隨有

昔人固已難之夫書公物也吾補其所知以俟後之君子補吾所未知何足為嫌張南軒稱范公本朝第一入其表章中庸寔開濂洛閩閩諸儒之先文學政事卓爾不羣然其時已有言行拾遺錄今去公六百年寧無脫誤余嘗見碑官家謂公知慶州作人碑銘諱一貴人陰事夜夢貴人吐寔第譜更之公謝曰隱君此事則某受惡名貴人怒曰不更當奪公子公笑曰死生有天命卒不更子亦無恙又公謫饒州時於州圃北初慶朔堂手植花卉欄為二壇既移潤州題詩其上有年：憶得成雛恨

只託春風勾管來之句後人和者數十家亦云主人當日留真賞魂夢還應屢到來所指皆所植花卉耳而誣公于樂籍有所屬意不根甚矣凡書人事寔校人遺集當鑒此兩則彭公按揚州日復書院修葺志持正論正大光明不愧希文因識補遺之故而併及之

俞羨長集序

李維楨

徐偉長曰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多識流俗之語粗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游必帝

都託之乎觀風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是說也似若為今山人詩人而設大江以南山人詩人如雲鮮不病此者獨余友俞羨長出乎倫類矣羨長弱年即以善詩名弇州大函兩先生竒其才以為江南獨步序而傳之羨長益替思博覽自古初迄唐一代詩若馮氏之紀張氏之苑自唐歐虞杜白宋李昉諸家類書若四六之文志為集其大成訂其訛誤補其闕佚已搜二代之編罕傳者版行之所將覽兩京兩河齊魯燕趙三秦三晉三楚三吳七閩百粵西北九塞山川人物風俗政

治探討籌度談兵說劍恢然有用世大畧所至王公大人折節下交少年場鬪雞走馬浮白呼盧徵歌選伎窮生人之樂抵掌評隲四座皆傾若所謂語塞風則翠柯零葉談芳節則槁木舒華者人有造詣交歡或累千金帽憑而為義棄之若介晚節歸依西方持齋誦經放生度器鉢笠蕭寂不殊老衲獨于書校雙管丹鉛無一日釋手一洗晚近世山人詩人之習令偉長而在豈不悔其失相天下士耶羨長庀材日富搆思日深撰語日工年且七十總輯其平生所著以示余曰弇州大函惜不見

吾今日子及見矣年長我數歲事復不可知盍為我叙  
之余惟今作者苦不學故則境易窮末則氣易索羨長  
博學藝：如不及取之無盡用之有餘情之所蓄無不  
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入五七言長篇累百韻外  
句字妥適年雖耆酒酣耳熱揮翰千言律晚入細兵多  
益善賦與他文辭裁興致各據其勝昔人評張協風流  
調達曠大高手詞采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亶：忘  
倦孟浩然遇景入韻不拘奇扶異令齷齪東人口者涵  
涵乎有平泰之典求才於今吾以羨長敵之矣是編也

傳當有知余言不妄者第其人生平容或不悉因序集  
而粗述大都如此

逍遙園集序

李維楨

穆公為郎時司馬石公為給事中上疏斥指乘輿及貴  
人貴人磯上怒杖之闕下穆公身擁護之解官與俱歸  
天下莫不高公之義以為朱家季心之流已爾不知其  
能文章也後公稍遷吏部郎中於諛口投諸瓊管又削  
其籍不復用天下即無有能名公之義者而公益肆力  
于學六經史子百部之書無不研精竹素碑版流播江

南北而海內所宗文章家至王元美先生推許特至于  
是公文名大振居無何卒矣同邑崔侍御集公詩若文  
行之而公之子內史仲裕請叙于余：在史館識公辭  
氣高亮襟度恢推誠不疑假令知管時任雲蒸龍變以  
就功名之會何有不虞公賣志以沒徒以空文垂見後  
世也今集詩與文諸辭畢備定格而後有篇故格不卑  
積學而後有句故句不薄極思而後有字故字不凡三  
百篇十九首黃初建安六朝三唐兩宋勝國悉所考鏡  
而自成機杼情事配合意象適均博不猥雜新不險僻

則公之所為詩也以孟莊騁其辨以檀左工其法以短  
長雄其氣以龍門窮其態以唐宋四大家暢其旨持論  
正而不激叙事瞻而能潔師心匠意不求倣顰抵掌之  
似而斲輪削鐻有神理焉則公之所為文也蓋東晉後  
中原文獻遷居江左帝王更都之地已星移物換而江  
左文章日新富有乃知嘖笑北朝如韓陵片石語于今  
益甚而李子田李伯承魏懋權諸君子攘臂爭之余以  
為此不足辨毋論遠者即近代之開先而為北地信陽  
中興而為厯下新蔡皆灼々人耳目其羽翼接武者不

可勝數矣州先生何嘗不尸祝師友之哉彼以其衆此以其寡則衆者勝彼衆而汰此寡而精則精者勝穆公魏人也史稱魏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外守白馬之津示諸侯形制之勢其俗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剛武尚氣力穆公所論著得之土風為多氣完而骨勁磊落伉爽汗血之足不受羈馭洛浦之容不加香澤連城之壁不掩寸瑕而世所寶重愛慕必歸焉寧與夫江左花鳥泉石之課閨襜粉黛之豔梳蠟蟬悅之飾一覽而盡再索而無餘致者此也明興二百餘年魏人

盧次梗以賦名家而公始具辭為魏北地信陽是集行中原文獻以公樹幟升壇矣州先生之推許特至也有以也公家居好賑人之急千里誦義無窮高才盛年沉淪抑鬱而無一切憂諛畏譏牢騷不平之感署其園曰逍遙惟以翰日自娛丹鉛堆黃朝夕不輟有春秋戰國評苑左傳國語抄評七雄策纂史記節略四史鴻裁百將提衡文浦玄珠諸家雋語閱古隨筆明詩七言律凡若干卷尤於文劄心故集文勝其詩云

儀部張先生文集序

文翔鳳

儀部先生集蓋按兩河御史臺張公表其先君子篋中之作其吏文翔鳳獲次而論之曰文章殆兼禮樂之用國運之權衡與典謨叶於禮風雅叶於樂公兼六代而制作孔父衷六藝而刪定肆孔叢論文有前輩典雅之目匪典匪雅焉尚詩書昔人觀韓陵片石即知梁魏終遊於江東歌南風一閱即知荆楚不競於上都文章之道亦復如是一代之國運大且遠其元氣必發靈于哲匠之輩以吐其光爛而表相堂皇元氣有混淪豐厚疏達龐雜之異則文亦唯肖如漢孫周東漢孫西唐孫漢

宋孫唐而靡極於隋淫極於元六朝何其駢複五代何其寥落也其辭不喻辭命序事議論詠歌而總出之以元氣故繫三代則混淪之兩漢則豐厚之唐宋則疏達其他則龐雜而元氣放絕矣迂子陋人毀為雕虫靡閔治辭性情筆札劃之使二至不可莊讀知道者以為大詬明興百六十年而古道始矯起自李獻吉氏其辭命序事方漢歌詠方唐惟議論差不逮元氣則豐厚而疏達矣使有知道者不懈而造經之典雅繩詞人之濫觴振理學之弱齷禮樂殆復作雖知聖之事未竟條理然

嗣者尚不失為漢唐我朝之元氣大且遠其發靈必不止如漢唐魯鄒寔經之苑藪可令鼓吹自他方氏耶自海內失元美遂亦無取濟南代之者子愿姑承乏長一方屠長卿云海內無復望龍門濟南邢侯差快意辛亥道臨邑邢氏造訪下車未及揖即抗手曰君父子先秦而造於經耳我則專守既又曰著書立言我不如君應世之文君不如我謹稱德謝左辟去之青城于公于公曰若安得以其應世當西漢之新城諸王諸王曰若安得西漢之海上語高孩之孩之曰若六朝之尤靡者耳奈

何欲窺二李之座然東人尚無道張先生者其又歲踰五事侍御公中州之部且二載始獲其書二卷讀之則舍然大喜茲詎鄉者六朝之靡與為西漢惟允萬古之權濟南其遞相付耶翔鳳雅嗜古尚弗敢章乙而句讐之久之解剝其支曉暢其節每發一策輒稱善至失聲其取材比律則周官左氏國語離騷太史之博閎幽窈竟弗得唐一語矧如宋夫文才軼法則病於舍履法掩才則疑於效顰試取其文一通而按其才法之雙認書典而詩雅將無似研精如獻吉不至為刻削示以璞有

于鱗之矯、多竒無其鈎棘使氣之勞其條理於知之  
事爾力亦至與然其名尚未譟揚權之口者以其晚獲  
第淹潘鬢於郎署又引裾輒去國而蚤謝賓客館故其  
文止若干篇侍御公又晚出其若干篇之在篋者未遽行  
世時匪無英雄而使彼成名昔少陵歿四十年而元稹  
始推為古今之才所總萃先生往亦且三十年而翔鳳  
獲論次其遺文孺子其幸哉敢謬自列於知己耶近此  
道為黠夫所嬉弄不憚夸父之渴欲撤二李門庭而削  
其迹曰吾且為蘇長公即長公不嚴事漢唐人乎漢唐

去詩書寔近至謂長公詩勝李杜東南響答至或小乘  
元美西北人亦自操戈其室元美固嘗曰從進開美服  
膺何生即信陽調何所不漢唐夫紫氣中原之客信愧  
於德盛日新盍亦擬議变化何至以市諺方言捲風騷  
而置之防口如川決無微將弗信蓋歐陽子得韓文廢  
書箴中誦法之持以正古文之衰是集出弘治之音丹  
憂功古文遂不啻老韓即其鄉人倘謂道在魯鄒孩之  
季木信倔強亦安得滕其輔頰舌耶惟先生不獲究用  
禮樂肆侍御公翮羽于飛維天子使以亮節命世淑問

明文海  
如咎繇巡行如君奭直當一度河清胎育我一代混淪  
之氣不啻以文章將以禮樂錫類冢君又乘海運風舉  
矣以家學世篤國祜將家慶之大且遠如其國孝子忠  
臣寔收元氣之應其敢貶筆以古道佞耶倘徵權衡于  
鄙言

讀冷然臺集序 文翔鳳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峨之精騰為井絡而世載英于江  
漢之炳靈其秀發章挺而為雋則文園淵雲之賦於漢  
拾遺青蓮之詩於唐眉山父子之文于宋本朝則新都

氏博著矣皆千載一驅汝大夫前觀察黃公又蔚若玉  
振而踵之屠緯真獨謂其近杜少陵而至躋其雄俊于  
用修之右夫昌黎不博大其詞與而襄陽以妙悟据其  
上則楊之豐材碩覽以妙悟遜公固無論杜陵詩史書  
一代事而世獨以草堂先生冠其集豈非以其間閔蜀  
道之日大半考亭亦謂入蜀詩精嚴如畫豈公獨擬轍  
于流寓之客而舍其鄉之魁梧長者弗師與抑有意乎  
少陵之稷契自比而方之公繫其詩以浣花之堂緯真  
讀而方諸杜公謝弗受曰予之浣花堂非成都之百花

潭水也我里之唐進士某有堂亦云而我嘉尚之緯真以地而杜我詩耶遂改其草曰冷然臺冷然為朱仙脫處公築之以睹山川之紆曲而因繫之以避謝於杜公寔肖杜即固避謝恐緯真有知必弗許緯真又謂妙在法杜而不全襲夫詩如書法令規：於疎密斷連斜正之跡而臨摹日一帖即欲獲逸少之煙霏露結于筆陣唯：否否不然故曰意在筆先必其才悟過人濃雲已淋漓于興致之表而命管馳素即半合半離而居然有昔人之情十五六杜之詩有筋有肉有色有香而公敏

健橫逸之調秋菊不假靈于春蘭玉季且步武于金昆矣少陵既比稷與契其論治薄商羊之牛毛而慨然于十六相之清蹤抗疏殉國遭回坎坷而不少挫故其情軼文筆墨甚斤：乎蟲雕而杜膠朶公之直道於出處亮節在端夫之口者殆三十年其人則已杜陵氏矣故其詩得杜神宜其筋肉色香肖之而不期於全合也夫持評如辨三代之彝非漫為說鈴荆公嘗推大蘇于漢然必曰如子長必又曰如某年表謹句櫛冷然之調而叶之蓋亦絕似杜入蜀以後詩也精麗而如畫今試取

蜀相堂成等數百篇而並命歌于冷然前後之什得不  
以為審音杜鞏洛人而詩以蜀之草堂名蘇蜀產也一  
知汝而峨嵋之平江秋輪遂移汝海之畔冷然者子列  
子所善于御風者也汝有山田有風穴曰風伯主之今試  
拈一亭子于風穴之上而稱冷然以當蘇之峨嵋汝之  
有蘇黃其亦蜀之有杜陵與公即欲避謝杜陵天下之  
審音者終弗許且將躋諸文園淵雲拾遺青蓮之座蓋  
杜氏序之後一紀為萬曆乙卯之夏五則西極文翔鳳  
又請梓其後草而序之

王秋澄先生文集序

文翔鳳

天官氏王秋澄先生引繩而拒謁弗中貴人通中貴人  
銜之偵上有他震怒以其諫官起廢之函進遂以見放去  
蓋東序失河圖而名山有副墨矣羽蛻殆二十祀而愚  
始以按兩河侍御張公命次第其詠歌史乘之在篋者  
竊嘆先生之力為獨競也夫畫之力八百年而殫字之  
力千二百年而殫惟文章稱春秋之大者直始絡元氣  
之母而文章之力亦各自有久近如射者攸之拾而挾  
鏃有至弗至焉苟力之弗競則為秦武王之絕脰於歌

雲之出而力又弗止以丹濃青緝載之而發以真氣為  
大柄之術如鳥語水流之自就音節也其吐之情而中  
肆聞之藹以入是以持久而昧者借妍於繁庶之詞假  
態於排比之字頻笑弗宜呻吟無病亂楮之玉三年詎  
得成林乘風之鳶十日不免墮地欲遠施而久著乎夸  
父之力終曠矣試發先生之策第除季業沿習之陋而  
洗發心靈竒節自叶於古法其辭或之左之遷劉向荀  
悅割席比几韻文則代骨于靖節借照于蘇州摩詰之  
精映雙鸞嘉州之蒼華並道而質固自秋澄其亮節直

襟琅然表鸚鷺之署進秉國成退閑天步松風不知莎  
羽之鳴澗泉詎寫繁絃之響真氣所射宜石飲而札穿  
矣哲匠信範古而命劍未始不援喪矢口也通人信博  
稽而園囑未始不透悟指宗也杜陵之愛君而至杜鵑  
朱櫻咸含情弗置者故杜陵氏質也青蓮之俠而僂者  
故青蓮氏質也而學者往々取樂十九首各模一闕胸  
臆之云何騷苟可宗歌何必九賦苟可枚發亦何必七  
矣向使秋澄人遜于往者即終日七襄而報章詎成窮  
年五組而製錦徒學將一夫之宋冠而魯服自姓孔而

字仲尼者果為不及禹三寸之腰與即我儕弗秋澄師也而徒章掇句肖其文章亦奚異買絲繡平原而望其收却秦存趙之功耶文中子之銓序六代詩如矯掌而獨以陳思為君子非謂其深以典與朱文公獨以王梅溪配諸葛老杜昌黎之筆而信其為君子松蘗而壁蘄不為纖曲語也文章固有真侍御公命令斯文而亟表其師學行之豫方獻鄒魯之珍以暴諸同調愚獲于校校讐之役有受持之而弗思服其人不同時是憾者愚其甘口過抑亦待八百年千二百年而聞者之尚藹以

入也厥乃占力之獨競與

以下歸牧言序十一首五福  
又著述因道原序十一首五福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四十二

文集

小草自序 黃道周

仁義之教衰則文行之途塞文行之途塞則聖賢之言  
無以命的于天下古之君子本仁于身修義以及人然  
後布為文辭其高者繫于精微其堅者以藥石天下其  
平易通曉使治忽善敗循之共白也其所未白者以勸

人靜正反之墳典端居淵尋疑難逆折然後不逐于聲  
色嘲笑嫻姁料得之事故白者以白其道章其志未之  
白者以探其繫深其義故學問之道不廢也今之君子  
為利以考文為文以飾行苟取習俗以誣聖賢以愚黔  
首以誑天子其稍有意義者選妙徵雋自命而已其平  
易通曉則里巷之所周譬揆于古今治忽善敗則蒙然  
未視見之而喜去之不思自是而學問之道可廢也夫  
苟有令捐聖賢塞道德則止猶是制也而顛棄其教以  
仁義為迂褻高堅為僻昧則閭巷白望者皆可臯比自

命粉飾而耀先王之業即使天子一旦顧盼詢治忽之  
故善敗之紀亦將囁呶舉所熟習集蓋聊且以對則是  
聖賢所教人仁義文行為權利貿易者通數也且無論  
聖賢旒冕在上但使妻子董之是良人者脫冠帶弛灶  
下其情態言說具僮妯之所料得而出魏冠坐高堂衡量  
天下無敢難者退而私怪此其方法豈可使兒孫復習  
之乎故天子而脩聖賢之治則必通聖賢之志通聖賢  
之志而後有得于治忽善敗若白不白之理而後其公  
卿大人有所別察以為典禮上不失先王之教下不失

明文海 卷二百五十一  
髦士之所履視故進而可以相習退而可以相道語也  
予老矣少寡疑難長而無所進自以誦述皆里巷嫗妯  
之所共白然猶以是費其言說將還之童稚以考初業  
使後之為聖賢者有以相質而定其白黑故復伏枕為之  
前後得二十五篇時崇禎辛未夏五月也

應本序 黃道周

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則不若蓬巷而處修其質而  
不媿于天下則不如椎髻而舂臯傳之為文以視天下  
皆蓬巷而處夷施之為質以視天下皆椎髻而舂信其

言則涇舟之側無有譽毛有噲之田無有媚婦不信其  
言則狸斑與豹蔚爭坐隴廡與媿孟同宮是兩者皆說  
之無定者也亦有定說神農為帝不能使五穀貴于金  
玉堯禹佐之不能使疏畧尊于絺繡五穀貴于金玉疏  
畧尊于絺繡則土塊掬飯皆為鼎烹人脯鬼血雜揉于  
道矣故三家之子不能為金玉絺繡則必寶其糠覈鍼  
錐寶其糠覈鍼推以為尊于金玉絺繡此亦恒情明主  
不誅以為用其道可以治天下可使鉛松不御金玉齊  
價是則大皆明王之所惡也故仁義者精微之產也禮

樂者與博之致也與博精微著于心貌而施于文章在生者之身猶是疏畧五穀也而少見者多怪多怪者重創明主亦因之以為必屏圭璧蕩金錫而後可為治于天下則是燧皇卻灶結繩復作也三家之子苟其才不至于作擿智不至于窺盜見人金玉締繡則斂手屏氣正容卻立退而視糠覈鍼錐雖無艷志亦有安色是石戶之農所引避于庭堅涓成務光所賣心于莘野也必使英娥挾刃以伺夷光胥靡感圖以譟版築則情慮不至古今絕類繇斯以談予見鴻寶則不復談文章亦不復

談易豈為漫乎予之蓬巷而椎髻固亦久矣

棘門集序 方震孺

有宋元祐之鉅公曰韓曰范曰富歐陽子麗為其豐碑鉅篇肅穆藻炳具史記漢書之體而微數公固偉倬昂呂亦賴子瞻先生鬼神之筆游泳出沒為之寫生而猶惜其為時代所限僅具史漢之辭也文章之佐氣運豈不然哉往者顯皇帝至聖極神冊立之際睿思頗自淵微羣下妄分枯菀乃至寢成鈞黨輝川媚澤多所沉錮昌啓間偶一彈冠旋櫻喁虎碧血燐々南北遙吊幸而

聖人御宇褒及枯骸俾得樹麗牲之石於墓道或埋文  
隧間時茂苑姚現聞宮詹寔以田間餘生起登三事操  
如椽之管覈寔而載之每褒一人綴一事必溯其行已  
本末與夫禍茅釁始引批何脉指授何方媿、鑿、揭  
日月而宣布之而大指則以宮闈苑枯為崑崙星宿源  
一變而為妖書再變而為挺擊卒搗逆闖為尾閭之洩  
而猶以其不可為典也更立封疆一局以汚陷烏於是  
四十年來時軸機設與羣賢忠憤遂若兩境對照凡現  
聞碑板等作視其代言益斐疊而酸楚晰於情事海內

傳為信史而公亦以是困矣公雖困頓以歿而山河列  
星之氣雲漢七襄之文驚心動魄嘯風雨泣鬼神之語  
煒、煌、散布人間不可得而掩覆今嗣君所刻棘門  
集具在卓然與眉山共千古無疑而俊偉鉅麗法周其  
采固非時代所能限也宋人不云乎時人忌子瞻為宰  
相耳此語似為公券俯仰古今後先一轍豈不悲哉嗟  
夫韓范歐陽數公多將相壽考而忠毅野死忠憲投淵  
得禍之酷慘于往季是子瞻所記者竹帛鍾鼎之績而  
公所紀者碧血青燐之事此又可為傷心者也唯是元

祐黨碑沉鬱日久雖蜀手續藏者有禁即子瞻所撰述  
逡巡日月經奎宿之附會乃得大傳於其時今聖澤寬  
敷超越前代公雖未盡其用以歿而猶得以文章一道  
興哀起弊為世導炬衣冠未寒而螭啣鳥篆之章與日  
星並耀此則元祐諸賢所不敢頡頏者矣余受璫禍五  
毒備至幸而後公以死乃得以刀鋸餘魂序公棘門集  
差勝黃涪翁後先眉山竟不克一釐訂其文故叙公文  
而不禁百端交集云

張異度文集序

方震孺

吾年友張異度先生刻所為集既成以寄方子曰以不  
佞辱子一日之知三都元晏唯子最宜不欲他人多作  
文字於其間也方子讀既卒業披肝抉腎飲人以醇芳  
藪襲裾寒泉徹骨古今立言之旨異度良無愧矣自念  
學不明於世且久古昔聖賢矢口為文皆就胸中之所  
見與身之所歷出之無意於傳而究與三光同久後世  
不得其本而追於書之所有銖、寸、積累為詞間有  
偶弋於理者非真也夫竊理而行猶以為非真而况高  
自標舉視古修詞寧失諸理者乎文彌工而道彌悖聖

賢之學不傳皆文人之為也昌黎始云文以明道是能起衰八代緣茲而下八大家之文傳焉夫豈傳散而廢整傳長而廢短傳空而廢寔亦傳其言道者已矣之數子者之言非有合乎為道者而有類道之言故為文者必準則焉若夫道也者不可名物也自夫學者交之以百物盡之以羣情推之以億數紀之以方名求之以衆事而不揆之于理聞見之得多性靈之得寡豈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乎忠者人心至當不易之則恕者人心靈變不窮之機至當不易也而後能藏納天壤靈變

不窮也而後能推求事物上而五紀下及八埏以至吉凶往復草木虫魚之數俱于至當靈變求之而靡不得矣張子異度至性孝弟感時懷道凡夫忠孝節義之事一篇之中三四見焉是其為文蓋將反求乎八大家之言道者而醇本六經與天下後世之風雲易繪琰琬混題徒悅人耳目者迥乎異矣為孝廉幾三十年閉戶不窺園圃著書若干天下之士聞其風想見其人其徒數十人講學四方相率而從者數百餘人皆私淑先生之教異度身不用于世而道行于世異度可謂優入聖賢

之域矣淑異度其十八為經生業其十二乃或有志于道夫道之難言即目前五德之名目見其發揮而不見其根株者多矣誰能舉以相示哉吾願異度闡明究竟晰此大疑毋使二氏之徒笑儒門淡薄是亦吾道中流之一壺也不知先生以為然否

緱山先生集序 婁 堅

夫士志于當世其遇則名寔加于上下一時言論風采垂之後世咸考信焉其不遇則屏居自晦已耳然中有未忘猶數咏歌先王自見其意于言表者益多有之若

夫遭時顯名矣而徒揚其芬未如其寔乃僅託于語言文字以有傳于後良足悲矣嗚呼此子于王君辰玉之遺文所為攬涕而叙之者也予之識君自甫冠坦然而夷邈然以遠不可得而親踈者也既而與之習悉其內行醇備平居於物無所好而獨好觀古人之書終日矻矻丹鉛其傍而識之敏而加勤學日益而意愈下其為文章頃刻千言若江河決而日星明也少喜為詩出入古今之間初若不拘而卒與之合要歸于刻露駿發非苟然也年垂壯始舉于鄉又十餘年而以進士第

二人擢官編修念文肅公之老也旋上疏乞終養奉親之暇將益究心當世之務曾未幾而病困頓數年竟以不起悲夫病革手疏告其子皆生人之大節于忠孝尤倦也且曰吾于古詩文能窺其藩未造其域也然詩似稍勝他日發篋以屬執友某之詮擇而叙之亦吾志之所存也蓋余昔常語君文不當以時代論也凡人之傑然者其識高其自得者深雖卒然面吐其中所欲言必有異于流俗斯以為可傳而已如陸宣公其文詞豈有異時之人哉而至今稱其奏議與賈生埒何歟以公

之所言皆切于匡主濟時鑿然有所不可易耳故曰文章經世之大業也而區區焉以世之先後詞之難易論者一何陋歟君慨然嘆曰今之世其誰復可告以斯言者乎故余叙君之文獨惜其志在當世而不及于施用其詞或鬱紆悲憤或慷慨激昂蓋直取以寄焉進未能矯中世士大夫之習而砥其膏肓退不獲挾古聖賢人之奧以為時耳目徒負其才抗其志而泯泯以歿使人咨嗟嘆息而不能已固予所以叙斯文之惜也君詩文凡若干卷皆錄其大略而已曰緱山先生者君少時頗

有遊僂之志所嘗以自號也遜之蓋不勝悼念以謂君之才與其志行之不苟既幸遭時而又無所效于世意今者或已遊其神于太虛寥廓乎則猶有足慰者乎故以是名其集於乎其亦可悲也已

重刻元氏長慶集序

婁堅

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蓋始于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較書為職每一編成即為之序文極雅馴矣左思既賦三都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于人以傳者皆汲于名而唯恐人不吾知也

至于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又復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為優劣之辨即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詞皆吾所不取也唐之文章至元和而極盛矣元白二氏創為新辭以相倡和各極才人之致皆以編次于穆宗朝題曰長慶集惜其傳之久而不無漫漶以譌也馬英甫從予遊未冠即好古文辭嘗欲募工合刻以行于世而尤以徵之之文世人知愛之者尤少乃刻自元始而以序見屬予觀徵之序樂天集稱其所長可謂極

備而卒未嘗求叙于白者豈自越移鄂以至于卒官之日季僅踰艾將有待而未暇歟後白為銘墓而終亦不序其遺文何與當白在潯陽元在通州時其寄詩往復之書固已畢見其所志矣則雖不為之叙可也世所傳集刻于宋宣和中建安劉氏收拾于缺逸之餘功已勤矣然考唐書藝文志元氏長慶集凡一百卷又小集十卷而所與白書自叙季十六時至元和七年有詩八百餘首凡十齣二十卷七年以後又二百五十首此其二十餘季之作也計其還朝至歿不知復幾百首今已雜

見于集矣而古詩不過百三十餘律詩不過三百餘共三十卷又他文三十卷類次既非其舊卷帖半減于前蓋詩之亡者已不翅如其所傳則他文之不見于集者又可知也嗟夫昔之君子所以疲耗心力于語言文字之間者蓋多以不為時用而優游于筆硯以舒寫其感憤無聊之意故其文之多且工若是士之淺陋不學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幸而一得志于有司則又自多其才以為雖不學而可試于用反詆好古之士為濶遠不識時務及其見于行事苟且滅裂無足怪者間或沾、烏

欲以言語自見則皆浮游無用之辭耳夫孰知文章為經世之大業哉如元氏者世多訾其為人蓋挫折困頓之餘踈于求進比之樂天遠矣然吾以其言求之知其卓然有可用于于世者未嘗不為之歎惜焉至若與甫之用心于斯文旁求博采苟力所及殆無一字之遺且為考其歲月而附見當時之事不亦已勤也歟

白氏長慶集序 婁 堅

白氏集較刻完而與甫復屬予序其端予曰白之所以為文者元序之詳矣子之合刻二氏者嚮已具言其概

矣竊嘗尚論其世以謂二君子當元和長慶之間以材力敏贍相敵相推無倡不和或少或二韻多至千言寔詩人次韻之所從始其于作者之指無所不窺而尤以杜子美為宗師雖渾涵雄偉未足庶幾要為能言其所欲言矣觀白公之所以自見其意者尤在於諷諭樂府諸篇則夫以聲調格律而論其高下者亦未為深知之者也世徒知論公於出處之際蓋進而幾於大用者屢矣而公每徊翔容與終于乞身以行其志雖以牛李之相軋公居其間頗不為李所容而卒能不受其禍以是為

達人之高致而至於公之忠誠觀亮敢于廟上而切於  
論事必不能以一毫之弁阿少徇乎人者雖時見於言  
語文章而世能知之者鮮矣抑吾于公尤自有感也當  
公之退居於洛裴晉公方畱守東都數與同詩酒燕遊  
之樂歡然無間吾意如晉公者即微之尚存必不以元  
故有纖芥於樂天也李衛公一與牛隙遂至不欲見公  
詩文且曰見使當愛此豈宰相之語哉蓋于是益知晉  
公之賢遠于人矣予又以為非公恬於進取或以楊李  
之援驟見用於太和開成則會昌之世亦或有不能自

全者矣公嘗有詩云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塗中曳尾  
龜早退先知非徒言之寔允蹈之終唐之世獨公以賢  
達見稱有以哉故予嘗謂士大夫若能為公雖微之之  
構于裴思黯之憾於李公皆與厚善而不能為之累而  
為大臣者但當若晉公之休休毋使賢達如公而亦不  
免於見忌則予所以序斯文之意也萬曆丙午孟秋序

歸太僕應試論策集序

婁

堅

昔人之論謂晁董公孫皆有科舉之累然則應試之文  
其皆不足以語于古歟予以為苟得古人之意雖降而

應試不害為古不然即規摹秦漢要為世俗之文耳文章自漢東京漸以衰弱迄于唐宋作者再振起之其才氣之秀傑與所自得于古豈減賈馬二劉揚班之儔哉而或者乃謂古文之法亡于韓不知彼所謂古者何等也蘇氏之譏陋于文而劣于識日以兒童信非過矣崑山歸熙甫先生少而邃于經術于注疏無所不讀厭薄時之文力追大雅尤好左氏太史公書平生丹鉛其旁提要鉤玄不啻數本雖繁簡少異要于先求指歸次及菁藻而唐宋六代之作則皆所沉浸而取裁也間語其門

人吾久不讀歐蘇文輒自謂庶幾及取讀之不覺瞠乎後矣然至其得意於曾王亦不多讓焉又言吾為舉子業信筆縱橫而世多以為奇至為古文詞必謹于程度不敢少自弛願其深知我者舉世僅數公而已先生嘗為人序其文中有妄庸之訛或曰妄誠有之未必庸也先生曰子未之思耳唯庸故妄唯妄益庸聞者莫不心厭焉當是時吳之以高文稱者曰王司寇元美其始不無異同及歸自都留從其家求畫像摹為小幅係以傳贊屬予書之蓋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

始傷而司寇季子時為予言公之歸也嘗讀蘇應詔諸篇頌語之曰此乃謂策耳吾晉楚錄文豈能及哉予以是歎服司寇晚年識益高而心益下蓋如此而世之君子或未必知之也先生之從季弟有達非聞甫蒼粹其應試論策若干首刻而傳之而其孫昌世文休甫謂余居常服膺先生之文於今時特為真正又所聞于其門人者頗詳因屬為之序夫先生之所自得古于而予之獲聞緒言略窺見其概者蓋古文辭非科舉之文也顧其時出緒餘以試應有司之試者要自超然亦不同於

流俗人之作矣父執傅士凱張茂仁兩先生嘗見語曰吾師之論泰伯至德聖人之心無窮場屋之文未有其比若其縱談理學出入于南宗諸儒會道其說而發之以汪洋超忽殆得之莊子它人莫能企而及也又曰先生少嘗就試論袁安任隗自言學未成史書未淹貫不能破的而世已爭傳誦之况其得之審諦者乎又况其他文之高雅者乎竊念予即有論說不足以盡先生而私喜其姓名得附見於茲集則姑述者皆所聞以復于文休庶幾以俟後之君子當有讀是集而悠會心識其與時之

人異者若其終以襮績故寔珣繪語句為工則斯文雖  
勿刻可也

朱御史集叙

鄭以偉

舉天地者大氣也舉國家者士氣也故愛國家者每於  
所以舉者三致意焉不佞居嘗慨士氣已三盈竭矣有  
忍九族之滅不肯成革除之一詔甚至樵夫牧子固首  
陽之節為一盈少焉脂韋成俗遂釀土木之禍為一竭  
孝宗時言官上殿大臣重足立為一盈至大璫盜秉而  
媚者半為一竭大禮議起伏闕者聲徹內廷為一盈嗣

後不無少翫矣為一竭然治莫隆于肅皇而士之氣莫  
盛于嘉靖余鄉汪文莊以言禮兄弟相繼去位費文憲  
贈以詩有始終不變師丹議之句蓋直之也而莆中又  
有損岩朱御史之疏方昭聖壽誕有旨免命婦朝賀御  
史拜官不閱月報上疏大略謂朝賀在興國太后固以舉  
行慈壽誕晨乃聞報罷事辭相類禮數頓殊傳報之間  
關係不小且武宗上賓當時後孝廟惟慈壽所欲立耳  
手挈神器付陛下母子至情昭天日一決旬而一廢一  
行彼此相較形跡大著何以安母后心慰孝宗在天之

靈語多侶直會甫同官馬御史明衡亦爭指與御史同上不能無恙下詔獄召輔臣蔣冕曰是曹以不孝誣朕當論死賴輔臣護罷為民嗚呼使兩御史少緘口從異議公卿可立取而頤去莞集枯甘心左較長輸而不折吁何慙耶乃上固宥之直與孝宗之宥李夢陽者同一寬仁而夢陽所論不過一壽寧椒房之寵非直批逆鱗在人母子間也然後知肅宗之度符於孝宗而御史之論難于夢陽吁又何盛也御史既歸奉親為娛不干公府若民間利害不難鯁言之上官如里甲協辦之弊

貽書當事得以除去語在柯公維騏傳中而所著文詞無幾微窮鬱怨尤語吁何恬也昔屈子不得志懷襄其形為騷多拂逆無聊至沉汨羅而原其心者曰謂與日月爭光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詐而不亂若騷者可謂兼之御史志深行廉與屈子同快心癩憂與屈子同而繾綣惻怛出以忠厚并騷之無聊而融之遇時矜茹不趨函蓋夫豈惟騷即進之雅其可歎夫以氣如彼之慙以文詞又如此之恬蓋天地盛大流行之氣不得之疆陽而本之乎恬澹寂寞辟水之激為龍門吞天浴日

及其無觸則攸然中準不失平耳御史諱荆字必東亂  
絕聖世識者悲之其從子廷楊為信學博梓其集若干  
卷學博賢者有世父風

自叙 鄭以偉

鄭以偉字子籥詩曰八月萑葦萑小葦大故謂之偉有  
大之義焉其字從葦荀子曰柔從若蒲葦非恇懼也有  
緩之義焉葦可緯為簿席不如蘆之或折也故音完有  
完之義焉爾雅曰葦醜方言其華皆有芳有秀之義焉  
禮曰土鼓蕢桴葦籥伊祁氏之樂也葦之管中籥有中

和之義焉乃鄭子輯其著雜名之曰絃泥則畫與籥之  
義反宋景文曰作文乃靜中之一業而余多得之動茲  
集也或待詔金馬門給尚方之筆札或奉祠碧雞使振  
瑣碎於輜軒或乘謝康樂之屐染嵐色于毫端或應皇  
甫謚之題浣雒陽之紙價或文或武倣露玉之浮沉或  
空或玄披沙金于仙梵或模孟堅之答戲或倣子雲之  
解嘲或勒韓山之石拙同鳴吠聲中或跋石鼓之文識  
漏婆羅門外至記素王廟堂尤愧紫陽羽翼投之中筭  
積成故紙大抵忙中稟也暇取閱之凡陋可厭者四蹠

一多一雜一俗一研京練都必假夙斤腐毫驚夢非可  
卒搆余才非子野速成于心客阻任昉文誰與定据案  
當食乍躑躅于燥吻腹藁手揮即流離于柔翰江蟬穴  
沙而弗涖蜻蜒點水以略涉率爾不精一凡陋書稱尚  
要孔貴達意故羸卒十萬不敵精騎三千而余遇題輒  
作如徐世勣少年逢人便殺一作輒燕若秦延君解經  
三字萬言枚臯疾而多累和凝縷以貽譏愛而不割二  
凡陋荆公評文先醉製而後工拙即以范文正公岳陽樓  
記不免裴硯傳奇之誚余馭類龜茲安取羸質純非玄

圃那積夜光刃非煨其吹毛益乃痛于滿口龐而少裁  
三凡陋學文如蜣螂弄丸久：脫花方能出穢濁之殼  
而登十二紅樓之上余則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共  
語：便態出又如李重光所彈書法如田舍漢了無都  
人士意俚而不韻四凡陋然總在忙中濡染則躁字畫  
之求如景文言胡可得風俗通曰女媧初造人物用黃  
土搏弄及其劇力不暇供也則引繩泥中舉以為人故  
富貴聰明黃土人也貧賤凡陋絰人也此言詼詭不經  
乃精氣為物滴淳清濁之異疑亦有然者夫以女媧之

神聖尚未能劇成黃人以此知大聖賢大豪傑不常有造化忽：中孕育不出故五百半千須堂間一會方纔博弄得就况以人心成文豈能藟苴囊出一篇好文字故朱晦翁謂漢末以來只管氣弱換頰著力變不得直到韓昌黎盡掃亦變不盡故造化生黃人少絀人多皆在于劇而漢前文強漢後文弱亦是造化與人心竝劇而不能供也余意匠經營既無五色鍾爐秉筆觀綫自笑如班孟嚼墨一噴成文譬塑偶人者不斟酌于目鼻大小之間與引繩泥中何異欲其大而能緩：而能

完：而能秀：而能中和此黃鍾焉又何可得世有貌寢者時目以人彙此亦人彙也已矣字書絀與絀異絀之言緩而絀之訓急以此名之亦祛急成緩攝動歸靜之旨也且余絀人也又安得不絀其業夫絀業將安用之豈可奏于黃人之側與或曰寢假雨水黃人之壤將復歸于土而絀人將浮：無所受之未必不與子之笨合也余曰是曷敢知是曷敢知反其朴無造無作吾以觀乎未有人物之先官：莫：玩大象于未捏棄斧斤而不琢詩不云乎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我田舍郎也願為伊祁氏之民將亟為秉屋計無所落我事

王遵嚴文選序 何喬遠

載道之謂文本文之謂理紀跡之謂事依乎理者本之經載其事者出于史文無常則也論文辭焉又祖所本始今<sup>夫</sup>頌贊銘述之類其辭多始于古而盛于漢序記辨說之類其辭則盛于宋而始于唐古詩之辭出漢魏律詩之辭盛于唐為古詩者不出漢魏則鄙之為唐為律詩者不出唐則鄙之為宋詩之如此文可知也今所

稱漢人之文奏疏居多非必人能為之也凡奏疏之文載在漢書皆班孟堅之所刪潤而他諸傳誦至今不絕則惟孟堅子長史記漢書二書而已然史記之文或沿戰國策漢書之文多采史記迹其近者而非遠襲虞夏商周之為也頌贊銘述之類倣諸漢序記辨說之類倣諸唐而出之以吾見解之所至學問之所極此亦不離本始而足以傳矣嘉靖間晉江有王子道思者與毗陵唐子應德並以文名一時二子之文其辭皆沿宋歐曾而立意著論則常依傍于經學而時出以所極所見此

亦一家之作也後二子者有濟南李子遂以為詬病與  
 吳郡王子共排訾之然而四家之文卒並存天地間今  
 觀李子所為文不先秦兩漢以前不出也而其自為言  
 亦曰日月經天光景常鮮夫吾亦一家之作何必兩漢  
 先秦先秦兩漢業已用之吾襲其後何得鮮也譬之字  
 書有篆隸有八分為今世應酌之文動必兩漢先秦以  
 前是責楷書者不篆隸八分書也則子長孟堅何不取  
 諸虞夏商周乃列國世家子長又何改易左國之文及  
 反出以已語也耶武林俞公瞻白博學多才為政之暇

獨求王子集選刻之以示後進貽予書曰王公文品在

其濟園先生文集序及評語

為之序

諸葛弼甫先生文集序 何喬遠

漢去古未遠其詩若文皆得古人之意唐以詩賦取士  
 士少而習于音調之業則其文或不能工矣其作文也  
 乃有不可讀者漢人之為文則無不可讀也其有不可  
 讀者乃在于脉落轉折之間忽為易置不可端倪而唐

亦一家之作也後二子者有濟南李子遂以為詬病與  
吳郡王子共排訾之然而四家之文卒並存天地間今  
觀李子所為文不先秦兩漢以前不出也而其自為言  
亦曰日月經天光景常鮮夫吾亦一家之作何必兩漢  
先秦先秦兩漢業已用之吾襲其後何得鮮也譬之字  
書有篆隸有八分為今世應酌之文動必兩漢先秦以  
前是責楷書者不篆隸八分書也則子長孟堅何不取  
諸虞夏商周乃列國世家子長又何改易左國之文反  
反出以已語也耶武林俞公瞻白博學多才為政之暇

獨求王子集選刻之以示後進貽予書曰王公文品在  
濟南吳郡以上子卿先哲也不可無一言予喜王子之  
文厄而復振後世知有子雲乃在俞公是以原其所以  
為之序

諸葛弼甫先生文集序 何喬遠

漢去古未遠其詩若文皆得古人之意唐以詩賦取士  
士少而習于音調之業則其文或不能工矣其作文也  
乃有不可讀者漢人之為文則無不可讀也其有不可  
讀者乃在于脉落轉折之間忽為易置不可端倪而唐

人徒見不便于讀而已也宋之文則無有不可讀者患  
在于讀之太易而知之太盡也宋人始以詩賦取士終  
以經義是宜其所造之止此國朝沿宋經義而其膠結  
於人之肺腑其弊尤易士壯歲而取科第則為經義所  
困久矣經義無取於古文可以省博覽無取于諧音可  
以昧律韻其去詩若文之道甚遠則一離經義何時可  
以通詩賦也故非少年科第則不能以為文非一心為之  
則不能以通予亡友弼甫君蓋壯歲而始售於鄉既則  
困于公車者久之既又阨塞于赤縣淪落于朱邱既沒

其子禹出其遺稿乃多若是則是弼甫氏自其治經之  
日已兼習之矣晚遊朱邱淪落益甚乃其著述益多嗟  
夫詩文一道也可以徵學焉吾觀世人之困經義者日  
竭<sub>焉</sub>為恨不得一脫屣既得脫屣則思安生逸居其不  
得意功名之途者又擯而棄之不啻仇讐弼甫未得意  
而兼之不得意而樂之蓋弼甫之於斯學未嘗離也弼  
甫讀書之妙凡古人奇文大篇能一一舉其詞隻字無  
所遺失予以是服之予既為弼甫傳弼甫在時嘗序其  
兔園吟稿集今於其子禹之請也又復為之序

蔡忠惠公文集序 何喬遠

使君蔡伯達先生刻蔡忠惠公集于郡之雙甕齋蓋使君起家莆令在忠惠公之鄉今來守郡又為忠惠過化之地凡忠惠為人為政使君師之久矣是以慕尚表章有獨切焉是刻也校讐之役以命廣文先生張啓睿役既就復命問序于某：曰使君所序及王龜齡舊序與歐陽永叔所評而公之文定矣即復序寧有加焉雖然無以復使君之委則序曰公四賢一不肖詩契丹使購而張之幽州之館文聞于外夷生為顯人歿為先哲今其文

章去之六百餘歲與歐陽永叔並存天地間豈不盛哉公嚴重切至人也任諫官直史館侃論天下事無忌諱大率以進賢退不肖伸國威柄治法為主兩守泉福二州去舍直百餘里而泉又為公母家惟以其用夫肅宰化如秋霜烈日以故能行之父母之邦莫敢干撓推而及于字書皆辭方畫勁不作姿媚旖旎之態故其發為文章簡潔深厚詞載其道之所當生而語畢于意之所欲出如峻岱削嶽無待陂陀迤邐之餘觀其詩文亦與壯渾古質勝其文蓋予論公為人如鄭子產而其文如

韓退之或者猶謂公龍圖一節為歐陽永叔所致既若以為公微瑕傳不云乎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昧爽日入慈以甘旨棗栗飴蜜以甘之堇粉揄兒堯滄髓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豈不孝子哉况乎公之為人為文凡百森整豈有供御品式不致精鑿以恩尚方屈建薦芟必違乃道仁宗絕愛公書命公書元舅隴西王碑公唯三奉詔及書温成后父碑則辭曰此待詔職也若誓然而慢其上予謂合此二事可以觀公之為臣焉遂以質之廣文先生請以復使君之委何如也

趙特峯先生文集序 何喬遠

喬遠先子無他嗜好惟績學讀書見多聞畜德之士倒履顛裳若趨父兄而奉著蔡晚年家居則惟特峯先生深所注仰嘗見先生一過先子先子不能具尊羞肴第命先慈治粉飡油酥家僮旁立手捧先子在世簡質其以此薦先生比于袒割先饋矣先子歿則喬遠數過先生私念先生先子所畏又見里中一時靈光山斗無過先生以故心儀而師之先生一日語喬遠作文之法非命詞之難命意之難也高在命意妙在襲氣司馬子長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意高天下識足副之其所取裁于繁簡豐約之會既有  
一定之識而諸所論贊足以斷古今之邪正是非推其  
本出極其裔流命意高深莫子長若也唐宋以來文章  
最有法者則又無如歐陽公彼其詞何必盡古人襲其  
氣而已譬如黍稷馨香鬼神所饗必豈真鋪啜之耶喬  
遠嘗從先生借出史記皆手自批評而歐陽公之集則從  
首至尾丹筆點勘無一遺漏復時時為喬遠述吾鄉王  
遵巖之遺論蓋先生之文遠法司馬子長近法歐陽公  
而當吾世則漸遵巖而有得者喬遠從先生遊時方備

卿士之末其時先生年七十餘矣尚篝燈讀書夜分  
乃寢及喬遠罪廢而歸則先生且九十論文如舊無厭  
怠之意喬遠於是歎先生得天之厚好學之篤也先生  
少而奇穎日誦萬餘言兼有幽憂之疾精神無所旁洩  
獨用之書以春秋舉鄉闈高第繼成進士科舉之文哀  
然有聲春秋錄疑傳于海內家而有之仕歷校官曹監  
郎署出守姚安不敢一日苟其位其覃精潛思沛然而  
為文若崇岱巨華倚天隱日黃河奔流於其下涇渭濟  
淮一聽其渾淪而蒼莽而皆委于聖賢之淵源咀諸宋

儒之精華於以儀型先正模楷後學豈不卓然而廣大哉先生與李濟南同時嘗為喬遠論濟南之文深所不滿濟南朝毗陵晉江而今我晉江復誚濟南也濟南以詞先生以意以氣宜兩不相下今取左傳戰國策先秦兩漢書以接濟南濟南誠有其字句矣若取左傳戰國策先秦兩漢合之以聖賢之論軌之以大方之作先生未有不兼者也先生歿有年喬遠政不得先生全集讀之而曾孫元頌承其尊甫伯循叔氏伯誠之命為先生剖劂以序見屬喬遠非名能文而知先生之文與先生之為人則不敢讓者又喬遠一日問先生曰先生孫子聯翩皇路矣今諸孫中又孰賞心先生曰元頌元頌為先生剖劂是書可以知元頌也

洪生白雪山樓初集序 何喬遠

予年二十餘則從黃孔昭學為詩孔昭每見未快也謂其韻不調而響不振予心良熱則取古人之作與吾之作而按之而尚未得孔昭一快心也最後取友于天下則天下之友言亦如孔昭曰此閩音乎吾不能詩而并以累吾閩可笑也及餘為之十有餘年則覺天籟之

自動而金石相宣之聲旗鼓震耀之色讀之古人而得吾心運吾之心即時：與唐人齟齬而吾未嘗不自喜也吾之所自喜者今固未得諧天下之心乃得我所以有此自喜之地則吾之用意良勤矣洪生爾蕃見予三歲矣是時始學為詩今出示我則其韻調響振若為之數十年者予因以嘆予之鈍而服生之敏也生今盡取古人之書而讀之以博其識而證之學何論吾與孔昭即古之名家且避子矣

蒼霞續草序

何喬遠

高皇帝得國之正軼於湯武故不惟以武功首天下而於文章一事亦欲使天下士大夫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無鈎棘槎牙之氣而其時宋金華出而應之其材雖富其用雖巨斂而歸于溫厚而爾雅揚廬陵歷事四朝文章醇潔若不能勝其質而終無緣飾之態岳瀟縣顛博之篇遂於學而明於理薛河東人知其以學勝而不知其長於詩劉永新博雅蘊藉有先儒之風李長沙開肆和平雜紉拏叢委之中搨毫抽管不廢時刻與士大夫更唱迭酬如居山林閒靜之域張永嘉奏疏明健特達

或若以意奪理而寔能發其理之所以然徐華亭疏通  
紆徐不詭作者趙內江屠然而玄論今上久道化成端  
揆諸公若王太倉鋒穎銳厲變化而高華下筆敷對倏  
忽以數千百語而卒歸于剴切而委蛇斯寔一代之傑  
然者也夫是皆館閣諸公佐綸扉而居台輔者也自此  
而外則有王餘姚氣象開明而詞藻沛發彼其為一代  
豪傑有不偶然者而其餘諸公名為雄長一世則皆刻  
意而思鏤詞而出其才力氣勢若有餘于館閣諸公而  
不能有其和厚蘊藉有欲學館閣諸公之和厚藉蘊則

又蕭然而無色斯亦我朝文章之概也維我進鄉先生  
無文而無所不文其明白暢快足恢人之耳目其典刑  
規矩足範我之馳驅意加婉焉不失其正詞加蔚焉不  
掩其質蓋遠曩歲讀先生所為蒼霞少而大有當于心  
謂先生之文真可起八代之衰而非徒以今日之位望  
為此腴言而先生近示蒼霞續集則若古柏高松稀枝直  
幹而鬱蒼之氣掩映霞區益益簡易平淡而益不可及  
矣先生向歲過泉遠以此頌先生而先生挹然若不足  
者曰令我軋茁為之我寔不能非斥不屑也先生居恒

自言為人平、耳夫使先生以平自歎則何以大學中  
庸以平天下為極也先生當揆輔主則平其政處於士  
大夫則平其心志平其議論而復為此平文遠徒見夫先  
生之文之無以加也中庸之贊仲尼也曰憲章文武夫  
高皇帝我朝之文武也先生之文推明其意此先生之  
所以無以加也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二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四十三

文集

趙忠毅公文集叙 范景文

自昔偉人鉅儒崛起一代風師百世者往往以節義掩  
其文章然字內得其尺幅緒論輒諷誦低徊相與愛而  
傳之故士大夫畸立特行秉正不阿也者其所論著必  
不隨人步趨志至帥其氣情生盡其才於以感憤激烈

之志吐章摘文波委雲屬而後世聞風私淑之士亦得緣所言以想見其人則是文章一塗未嘗不由節義傳也余於少保趙忠毅公見之公初成進士以汝南理拜度支郎時江陵卧病不與禱記者三人公其一也已遷吏部考功以強直忤貴人廢逐家居三十載閉戶著書海內仰之如霽雲曙星熹廟初以奉常起田間歷長西臺旋正統鈞可謂遇矣時中外方嚮信公卒無委蛇巖巖肅峙一時升引多正人端士與公同意氣者也然忌者方眈眈交伺而嫉奸益力廼悉謀附璫、提熱柄能

碎人欲得公而釋憾竟誣賊戍振武以死公死名益重重以直節以忠謹閔時隆替豈不悲哉夫公負海內重望餘五十年天下目為司馬元城不屑以文士詞人顯而筆蹶七曜氣沛三湘濡毫伸紙又何磊柯浩汗也即賦咏閒情嘯歌簡佚不事莊厲而謔浪微詞皆足聳厲天下亦不可朽當世矣乃其司銓秉憲故事陳謨黜邪辨奸推賢讓能雖有晁賈方斯蔑加豈不足登作者之坵壇為千秋之標準哉自古貞臣蒙冤牢騷怨怼每多悱惻感慨見於詩歌論次今披公遺集其以扶忠殛

佞之意發為崩雲裂石之音感慨深而蓄積大是固然者至若託懷峻烈攄詞冲淡志正直而不夸憂君父而不怨非中實有得力烏覩是乎聖賢之言純至而慤懇豪傑之言跌蕩而爽慷公其庶幾矣余附公梓里後進欽其風槩每師嚴之儀以為鵠當天啟末後先忤璫去國公去不已而難作子及甥與其客皆及于禍流亡散失不有其家嗟乎雖司馬元城吾未知于公何如矣碩獨剩此殘編不盡厄於酒鴟餒蝨若有護持之者後公子上書訟寃上詔禮部議卹予謚晉秩少保天子愍其

忠鬼神知其正直天下後世想見其風采而公之集未傳于世則後死者之責也余為釐次得詩若文二十四卷命梓而傳之要之公之可傳者在彼不在此矣

趙忠毅公集序

周鳳翔

昔孟子闢邪距淫而先於正人心人心者天下之所以一治而一亂也生於心害於事作于事害于政子雲曰揚墨塞路孟子辟而闢之廓如也廓如之云有味乎其言之也我國家當神庙英歲篤叙正父無斁康事鳧鷖既醉之風卷阿天保之樂有過無不及焉而二三儉人

窺林旁之微生動搖之計紫芝之歌雞招黃臺之蔓幾  
摘於是一時君子起而爭之而枋國者陰陽押闔以剪  
鴻鵠之羽今夫刑人殺人之不可得於明主也無曰刑  
人殺人乃以輒持而巧錮之朝去一人暮去一人積漸  
以往如易地形人心之司南者不在朝宁而在草野矣  
於是鄙上則夢白趙先生江右則爾瞻鄒先生三吳則  
顧叔時先生昆弟高存之先生領袖正人如衣裳之有  
冠冕山川之有河嶽若高則趙先生所舉士也諸君子  
言性命言氣節言文章要皆以正人心固宗社萬年之

本為主諸小人之詬厲者不曰彼直寄焉而曰是好為  
黨引繩而批根吾以東岡之陂困之耳困剛掩也諸君  
子以忠義發憤之故掩而不得出不能無所發舒於是  
以講學之禍明禁之邢恕胡絃林栗之徒羣陰翮：矣  
諸君子之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皆能脫屣富貴塵芥功  
名彼翮：者豈知諸人之不可以腐鼠嚇我俾諸君子  
之道穷極不行則天下之心皆昧而入於邪懷山襄  
陵千變百出惟吾所為耳諸君子之為言典學或以廣  
大或以和平或以精簡而趙先生一以剛毅發之養其

浩然之氣配道義而出闢仁義之途使之廓如其為人如麒麟之不可羈紲其為才如干將莫邪拂鍾立斷其出辭不問大章小言尺牘務出於直截痛快如日月之光華如盧扁之鍼石又如霆闐雷走百邪坐碎間或蜚吻裂脣又襟以微詞危言使人愉懌其文辭具在有心者可攬而得也先生駕虬膠螭不可一世鴆毒鳩佻不敢晚其門墻即蕭艾易臭龍蠖行權一經先生之目黑白顛如寧以瑕瑜不掩為忠而以浮沉挫銳為大惡其慷慨自矢者蘭枯玉碎之志至老不衰蓋自斥於考功

及神庙末年立起田間驟登三事而切雲之冠明月之被嶄如也輝如也卒於荷戈荒塞溘從彭咸正人之禍極於北寺雅儒之歎悲于南操矧弋机於上爵羅橫於下先生殂而其巨子至於自沉嗟乎非聖明登極天宇重開返旅櫬於雷州招忠魂于泪水贈以孤鄉謚以美號天下人誰知為善之福與顯遂之典哉然生為國柱死為世砥五十年之內安危是非之極先生身行之者以言紀之身不能行者以言昌之其文可以媿經墳其詩歌足以昭信史若止以離騷天問少陵太白誦其詩

以兩司馬班范讀其文猶之乎買櫝而還珠矣丹陽姜抱宏以大司馬范公之命發其師門之藏盡以付之厠氏先生之靈藉以不朽不佞翔承命序之爰告同志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即以為孟子復出非私於所好矣

周元合文集序

趙南星

元合者元孚之弟也余自弱冠與元孚成進士一見成深交時元合為諸生相聞而慕之余筮仕正得汝南近元合之居每相遇縱談永夕無一語不投契者元合秋

試數不利遂焚其所為奔業入貨遊太學友天下之士而歸天下之士無不知元合者與余別三十餘年矣近日有諉之於其邑令者邑令故不知元合而箠辱獄繫之既而有語以元合者遂欲文致以重罪而救書雨至當道者以讓令乃得開釋以其文集走使屬余為序曰天下自秦迄今而豪傑之士代日以少即有之恒困屈不得志秦見諸侯之勢重易為亂故罷之而置守令九州一國士不遇即孔孟無所更適有天下者固欲為長久計而秦先得之故後世皆用其術然秦之享國最

促由當時遊俠刺客之倫尚在而無四君之養士是以禍起於匹夫不此之防而徒焚書坑儒以愚天下之人儒者何能為亂哉後世師其意而反之乃使天下之士人各受經習其師說而取之以勦襲鄙淺之文凡生而稍有才智欲富貴者皆俛首肄習命運利者菽麥不辨而已服官政數竒則日夜晤呶望富貴而不至以老而已故秦以焚書坑儒愚天下之人而後世以讀書為儒愚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漸漬于其中日以迂腐超超不能為亂亦不能為治夫惟豪傑之士乃不可得而愚

而運命未必利也則元合是已元合微妙玄通倣儻竒偉何位不可居何功不可建而困於青衿恥與為伍閑修離俗發篋出其家藏書盡讀之探討思索九天之上九淵之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萬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不徹也其視古今之人大聖大賢而外所推服者無幾也其視古今之文章六經左國而外所稱賞者無幾也與至而命筆手不暇書須臾立就數言非少千萬言非多各成其趣非假雕鏤而未嘗不工其合于古法非以擬議至則創出之語俗士見之魂驚魄悸而通人得之

乃足以為快不知其狂呼而跳踉也嗟乎有士如此而老子蓬蒿中其意未嘗忘用世也嘗望我以薦達矣而余位卑力不能也然余亦何能致高位哉夫白龍魚服豫且射之龍自知其龍也而人視之魚也是以困于豫且而元合垂老受辱幸而不死至乃以元孚之死由其巫蠱嗟乎是何言也信使巫蠱足以殺人楚人得其術必除其所忌元合宜首被之而何必假手邑令元合獄中諸詩乃益精工跋扈益甚此豈可得而殺者哉夫元合嘗解周易大象陰符經及老子其所悟深矣彼秦民菌

人何足以知之千百世而下睹元合之文及余之序必有痛哭流涕而切齒秦政者賈生之論未盡其罪之萬一也

張曰肩漫著序

趙南星

余抱病鄙上曰肩時々過我論文忘其病也既而曰肩亦病余蓋病瘍而曰肩之病在風痰久之延醫不甚效余寓書曰肩莊生稱靜默可以補病足下其息思慮屏人事自愛曰肩漸愈余曰此靜默之效也無何而曰肩以其所著書來請序余觀之多與余所見合而愛曰肩

者皆曰方養病何乃著書然余亦未嘗廢採藻也夫太空之中忽而生雲若山若波若烟火若魚鱗若草木若車若馬若龍若蛇若有游仙其織者若縷錦若片玉駢羅襍列彩彰璘璠盪胸而駭目彼太空者非有以為之而不能使之無也人心之有思也亦若是夫惟君子善用其思若思若不思太空其心而聽思之自生夫世之人誰能無思其所思者高官厚祿豐屋澤車肥金美銀上青之錢晝而思之夕結為夢求之不得則長號屑涕而已矣此太空之中風霾四起而冰雹塞河者也然

<sup>一</sup>不知之者彼未著之于書也若而人者其命運之利則可不然則其思能殺之矣乃若太空其中而聽思之自生者究性命之情觀古今之變始而怫悅俄而恍惚俄而豁然洞然則適然而自笑也吮墨握管而書之則又適然而自笑也與造化友與聖賢耦與神明守何二豎之敢窺其鄂哉由此以談養病正可著書夫非養病則塵俗糾之又安得著書此皇甫士安所以却翹車之辟也夫天下之無解人久矣有其人者乃知著書之未嘗著書也思之未嘗思也思之人皆以思自煎而曰肩以

之祛病余是以知其思之未嘗思也余告之以靜默而曰肩更著書知余言之謂者亦惟曰肩哉

漕撫小草序

趙南星

夫人子能諫其親之過可謂孝乎詩之言孝備矣有南陔焉孝子相戒以養也又有白華焉孝子之潔白也進潔南陔之養退修白華之行由是而親有過乃可以諫不然而徒慕諍子之名譽：焉揚其親之過救蔽之不給而安望其能聽何則其平素不足見信於親也故曰信而後諫人臣之諫其君亦若此矣夫極公思我是人

臣之奉養也後食絕賄是人臣之潔白也如是而後可以諫其君矣夫臣子之所為君父未必不知也怒於己而苛于人等夷猶不能堪而况于君父耶今上聰明神武資不世出進賢黜佞天下已太平近者羣小爭言利鏹山權市中使織于道路附鴟假虎之徒實繁海內大騷人皆思亂而李道甫開府淮上痛絕其黨以法不貸中使翕肩累息不敢動而第蝎譖之道甫又屢上書求上盡撤中使不然天下且叛亂社稷且不保辭甚危苦難讀上留其章不下道甫求去上聽之然不以代者至

蓋道甫潔白出天性其所察吏甚嚴墨屏迹其所為疏  
河通漕計盡瘁不倦上皆知之是以容其直諫不令去  
而道甫益求去奈何陰用而陽棄之上竟不聽由此觀  
之豈不可為堯舜乃中道而傷太平之業余以為在位  
者宜自反也夫中使之在郡國各自有耳目彼見夫引  
網維任大節者未必無可議也有司之貪漁者又比  
也將謂我實取之以潤朝廷爾皆取之以充囊橐而乃  
云害天下者獨中使乎中使幾人哉其言未必不上聞  
亦未必不信于是上有輕臣下之心故諫不入其去就

不足為意官之有無不足為軒輊若為大吏者人自  
糝濯盡戢以簡其屬褫蠹賊之綬則中使自服上皆重  
之如道甫以上之聖明不待諫說而曠稅之使自罷蓋  
樊姬不食鳥獸之肉而楚王為之罷田獵况以滿朝君  
子不能悟一聖主哉林下之人不宜言國家事然見天  
下如此未嘗不憂以道甫之聲名滿天地而利益靳數  
州願在位者與道甫同心以動聖上安此窮民以弭禍  
亂輒以此序道甫之所為漕撫小草者

姚孟長翰長代言稿序

倪元璐

夫雲霞者非天之為也山澤之氣蒸而歸文于天是地之忠天者也後王法之以使其臣子代為君上之文章宋人曰得知制誥一日足不恨當宋之時環玦雲泥皆厯書命道總褒誹其義則史今言絲萃於旌纁字袞休其鞶帶無譏有獎以明至仁且夫遇物稱佳敷歡四座毫毛茂：化為醴脂此氣士之難居者也以孟堅之才為其大臣上哦主德猶病伊優今使天子執平交之分涌如泉之詞媚於卿士不亦悖乎是故觀夫百爾之道察其難為雖調七橫戈無如視草者矣而以姚孟長先

生為之其難益甚先生之為難者二望峻而文行遠望峻則今之人必以其言為山龍不得則怨文行遠則後之人必以其言為著蔡不核則訛近怨遠訛此二者不兩弭之術也故使聖人今日以是事命臣元璐臣元璐必大怖啼泣請辭而先生居之夫先生之居之則亦天意也往五六年間璫禍熾興醜徒干絕凌撼椒庭冀離肺腑黨鈞正士不漏平原褫脫纓組如風擊萍北寺填溢踵不得下戎行牖下等于三山天地既冥陵谷將變聖人迺作行其大侈氛盡旭出道介長消奮椎黨碑極

命輪轂長弘之祓以膏蘭膏靡閭氓悉還車服號綽並汗木鳳為疲而先生方召自英州再升玉局聖人顧之貴其峻整以為精微前坐賈生側陳里革進則資其甘盤之學退則徼其燕許之才先生於是奮筆致能体天貌物章霆露之功別愷凶之道表方中之晷揚大來之符引伏戎之憂厲揚廷之義著首肱之愛呼敬應之心發言如雷軒旬天下若此者非先生孰可使為之乎先生之與聖人通德譬水合雨而冠領正人引衾發氣如芝荃之並馨斯能鼓吹大謨青黃羣直雖或光迴綺

合小命春華而義鬚鬢然舉壯岸出史狐之能於斯不墜矣昔蔡襄之訶景祐陳瓘之論元符非為巽林巫紛歸榮一氏之業也以先生之鯁固多怪少可使修譽命之辭造及泰征及會嚶鳴之求託音節足故曰天意斯不誣焉子瞻綴筆一世唯為五銘先生典制二年亦不盈歲而人之心可以知己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又云蟠螭在東莫之敢指夫以文人之淫氣上千日星蟠竦之與雲霞豈得無其辨乎

叙黃白安侍御疏草

倪元璐

夫層垣識洞寢石誠沒故市竭呼而非謂俳極啼而不  
哀何則智不燭机則意南無致飛之則道存謝責則宜  
下有不登之音故使薛廣鏡曉人之情則氣凌平仲谷  
永去懷邪之意則詞敵長沙夫為時者夏迷游光者春  
咽驚颺者秋默悔草者寒踈是以多舌無誅側想祇童  
之世列腰齊墮流觀曲女之城斯亦悟士氣之所歸知  
嘉名之有敗也若乃晶襟擬鑑藥石羞瓶休則鳳噦岡  
宗揚其節足奮乃虎爭殿重別彼夔睢法異互輸詹炎  
並伏漢相之一言起寐唐臣之十漸危明有足貴矣測

諫者之所存亦何能之不蓋以議埒史則領其三長以  
權準相亦綜于五視故可以汗青竹而為光鍊黃鉉而  
不戾也屬以高閭授谷函閔跂靈發七十諫書之亟飛  
五千道德之氣欲使賈言失至陸語隳新夫苟讀周書  
宜削陳群之草而忽傳洛紙可知江尉之名爾

尊師焦澹園先生文集序

陳懿典

傳曰通天地人曰儒而世乃析言之曰有道德之儒有  
功業之儒有文學之儒夫通則合三才寧有偏致之用  
獨勝之場哉自三立分途文士以文為經國大業而學

道者嗤以為雕蟲小技談道講學皆習為拙僂語而詞賦文章之士侈然以絺章琢句擅為登壇之主盟後世競效為之衣冠形似神情不傳無論學失其宗而文章詞賦亦失其真久矣夫豈有不知學而能文者乎又豈有通天人而文不足傳者乎周公孔子象繫易卦出入鬼神條析周禮刪述詩書麗若日星何嘗不極文之妙用又何嘗以德業為大而遂廢文章特未嘗如後世之沾沾摹倣以求工耳而當時如史佚丘明亦有能窺其藩者乎自漢至宋稱文者自為文言學者自為學獨韓

歐曾王蘇氏諸君子知本之六經以為文有志於聖人之學而不肯為徒文之士庶幾足傳而學猶未能知性是以猶未免於文人之名我朝惟王新建伯安唐中丞應德志真儒之學而擅通人之才其為文得古人之法不尋今人之習王與何李同時唐亦先李王而駕而先生務先舉所重不近取文之名而卒奉文之實今試舉而先生集與諸君子較之可睹也然猶惜兩先生弱冠登朝名太著用太早坎壈中外周旋兵革皆踰五十而以身殉國猶未竟其晚歲之妙悟於文願亦絕倫超群

矣小子某不及事而先生而幸出澹園焦先生之門先生之學以知性為要領而不廢博綜為諸生以追上公車入詞林無日不蒐獵于古人之載籍間有異本秘冊必為購寫又日與海內名流討析微言訂正謬誤墳索遺義朝家故實無不如指掌雖其精神所主在大道與經世而不在于為文乃感觸酬應發為詩文積久益多小子某嘗請為詮次以傳先生未遽出也聞嘗請作者之旨先生曰僕於此道蓋嗜古而無成有其志而未暇也憶十五六始得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莊騷讀而好

之摹擬為文儕輩姆笑不為哀止願以舉業縈懷不得專力迨晚歲入仕閱歷日久所見古人之著作日益多洞然悟為文之法度益信近世剽竊支離者之為非欲奮然大肆其力而年已後矣又念大道難聞餘生有限不欲敝精於此先生自道云爾某則謂先生惟功深好古故妙契古人之作法惟學先聞道故盡洗文人之習氣以明道象山之見解運昌黎南豐之筆力語無不透說必有據即博如子政奧如子雲不能傲之以所不知雖相如含毫少陵苦吟亦必不敢謂此儒者不閑於

詞而獨遜此席也蓋所謂舉其大而細無不包先沃其  
根不必葉：雕枝者也豈與夫學步效嘖詩必初盛文  
必秦漢乃稱工者同日語哉嗟乎真儒不世通材實難  
理學文苑名臣可合為一傳者獨餘姚武進伯安良知  
一脉獨契千古勲名爛然而惜未竟其用應德有新建  
之具體而功業未就併其文而疑信者半若先生之學  
力仰接聖真其為孝廉時已身任斯道之重出入承明  
東朝啓沃功在社稷雲卧累歲天下靡不日為蒼生望  
茲賜環召起行且以學術燮和宇宙俾斯世復見三代  
之盛其潤色煇煌之大固不盡于茲集者適侍御黃公  
攬轡江此特以付梓蓋深知先生欲以先生之文為鵠  
於今日不獨以文為先生重也

螢囊閣集序

陳懿典

文章與時高下代各為體人各成家如必尊古而卑今  
拾吐而學步則六籍之後何以有秦漢唐宋三百篇之  
後何以有騷選而唐又何以有初盛中晚也蓋自嘉靖  
中王元美自負其才目攝一世欲摧抑晉江昆陵之輩  
而駕其上方恐天下不我信而李于鱗氏出稱文必先

秦西京詩必大厯以前有一字一句不類者即汰去以  
為不及格元美遂以身下之招儕輩宗吳七子之徒推  
為盟主于鱗益自矜以文統自居數十年來海內靡然  
從之士大夫稱文遂無及東京者稱詩無及中晚者顧  
惟于鱗句比字櫛刻意摹擬庶幾似之然獨奏一篇高  
華峻絕苟累牘卒業不勝餽飭矣若元美之集其詩律  
固主初盛間中出晚其文都春容大篇氣韻翩跹半是  
子瞻步驟固未嘗常做秦漢也秦何尊王李者務以緣  
飾相高事本常也而參合於奇節情本平也而附離于感

憤頽頽矯揉率為不必有之言談不必有之境彼自謂  
此胡寬之營新豐而識者固窺其為叔敖之優孟矣余  
嘗持此公案與談執者相揚榘謂立言之道與孟氏論  
氣同由情吐者即謂之生不由情吐者即謂之襲生從  
天者也襲從人者也生之妙至于日新富有不求合法  
而自無不合襲之弊至於外腴中枯神之不存法將安  
傳近得車子仁大夫螢囊閣集而深有當于心焉大夫  
稟才既異托興尤遠通籍二十餘年宦迹遍燕吳九江  
八閩之間其山川之勝風物之佳麗與詞人墨士之雄

雄長皆收而佐生花之筆所至唱和題咏動輒成帙詩有古選近體排律絕句文自序紀碑銘志傳以迨襍著對偶體無不具情境無不寫音調無不合節而成響未嘗字々句々乞靈漢魏借面六朝分剝馥於三唐而置之古詩中幾不可別也長篇短牘金石之刻家庭之譚游覽之作語皆實事文皆實情無不可對之人言即無不可筆之紙上豈與夫蔓衍虛恢不論情理以相面謬者等哉當大夫起家時王李之擅盟正盛縉紳先生靡不稟受約束非尋盟者即黜之大夫雖與唱和而獨以

大雅自持且大夫產于楚之君子氣雖陽而難柔音易亢而難馴而大夫獨不受變于其俗大夫雖蚤達然亦嘗驅車羊腸九坂投荒塞下悲歌感慨以無聊不平之情發悲憤怨望之語有不期然而然者而喜愠之意匪但不形于色抑亦不形于文字之間斯亦難矣世每嗤文士為鞞悅無益殿最而詞人又自誇為麟鳳之不可少不佞則謂鞞悅之文巧而其用小麟鳳之文奇而其用遠若化工之文百昌萬類菁蔥華實極天下之觀而濟天下之用則惟六籍三百篇為然而後世若賈晁

之策敬輿之奏少陵之詩史歐陽永叔蘇子瞻之疏稍稍近之而大夫之集直當典比長而絜大也是為序

碧山學士集叙

陳懿典

自四科三立之名出而文章經濟遂分兩途然詩書所載典謨雅頌皆古聖臣身所親建之事手所親述之言孰非文章孰非經濟也深維其故唐虞三代疇咨夢卜非統萬類參三才者不以兼左右寄心膺載筆授簡之儔即宅揆秉衡之佐不借才於他途故所勒成洋洋灑灑為古今文章之極則也後世參典政事者侯王將相

其途甚襍或不嫻於修詞而別選摘藻之士以典文章故典制之體下同文人如漢封禪文柏梁諸作遂開六朝唐宋靡麗之端獨國家簡儒臣充文學侍從之官而政本之地非茲途不與蓋有唐虞三代之遺意焉用是館閣之體典當世作者異文宗典謨詩師雅頌即負異才博學者不敢稍踰而以典重和平為範乃世之妄作者或嗤館閣體為平；無奇不知論經濟以均平為極治<sup>論</sup>文章以平正為至文蓋平之中已色舉世所稱為奇者渾然出之非其不能奇也試取典謨雅頌讀之

典謨之中盤詰左國之妙無不具如必倣盤詰左國則失典謨矣雅頌之中國風騷逸之態無不藏如必步國風騷逸則失雅頌矣然則館閣之體正如鈞天之響八音具備而主以后夔之六律時主聞之或惟恐卧而其感名諧神人和上下儀鳳舞獸天地訢合豈與夫繁絃促節清商哀角慘淡迸裂而後為快哉近世七子之流擅伯自雄舉世羣然從之而獨館閣諸先輩不為波靡令天下得覩大雅之遺意列聖之注意詞林其效居然可覩矣吾郡葵陽黃學士少以解額舉首尋以南宮

第二人入中秘歷史局至宮詹學士出入承明者二十一年予告而歸優游林泉者又十年其所著合若干卷自題為碧山集伯子履常於先生沒後而勒成之憶余少為逢衣先生偶物色于郡試卷中遂令履常伯李先後從余問業歲已知幸步先生之武而累困公車先生所以慰藉者必勉以經國之大業壬辰濫竽詞林則先生已予告歸矣先生於余固有鮑子之知而余於先生不啻侯芭之好先生嘗與余論文章必本於六籍本典謨而為文本雅頌而為詩舍此皆外道皆闕餘也而

詩書之體惟館閣中猶存蓋其地近宸嚴代言視草皆不得逞其跳盪之才致以自豪而結撰締構盡以汰其偏枯獨往之氣而養其蕩平正直之用庶幾以此黼黻即以此平章持論若此不獨通達國體而于作者之意深遠矣今其集具在文即高華瑰瑋變化出入極意求工而有一語一字不中率而恣睢不雅馴者否詩雖不備諸體而雄渾和平有不合唐人初意應制諸篇者否蓋先生之為文取才博用法嚴鑄意遠一洗輓近之習而獨尊館閣之體真以均平調變之手先見之于文而

需異日之左券者惜也綰篆詞林遽尔乞身生平憐才好士獎誘後進如恐不及而反用以來萋菲之口先生歸既十年士之被指摘遂有登<sub>此</sub>第治邑稱強項者而先生且捐賓客矣獨其遺集在余恐後之讀者或好稱竒服則謂先生以彼其才何為斤斤不敢越局即能知先生之文為大雅正始之音而不知其為養館閣之用故循館閣之體也乃獨推本朝家卜相之制與先生論文之旨叙諸簡端嗟夫詞林之人未必皆大用而大用必於是在上既重儲之而下安得自輕文之為物正

其自重而養大用之端也宋歐蕙皆擅文學歐相而蕙竟坎壈終身後世稱子瞻者每嘆其有相天下之才則以其集也先生立朝猶當上在宥之盛其特簪筆橫經日近咫尺之清光而先生于儕偶中受知尤甚每與余談講筵故事媿不置由今思之重可知矣則先生雖未登紫閣而碧山之業寧不足不朽哉

合刻楊南峯先生全集序 錢府

吾郡南濠楊南峯先生舉成化甲辰進士為禮部主事俄而致仕嘗讀書支硎山之南峯寺故以南峯自命資

性警敏若有宿習於書無所不好無所不窺博覽冥搜飲食都廢自經史而外稗官小說佛老方志星家歷數罔不羅列胸中咀菁獵華漱芳浥潤貫串融通徐而出之自運机軸務去陳言故其文簡潔嚴整意盡而止詩清婉爽亮自成一家四方請乞者踵至而先生性僻好侮弄世人不一應之雖應之亦不曲徇其情故人亦畏而不敢近雅不喜宋人議論而于考亭尤多摶擊又最惡近世學術不然其說然批誌端確不苟是非筆之於書皆琅可誦其他雜著如松籌堂集攢眉集燈窓

末藝雲峯廣要奚囊手鏡等書不下二十餘種惟手鏡  
卷囊頗多亦頗散逸郡中好事者至有收藏先生歿後  
子孫日微類為隣家取去姪可畧有梓行然存什一於  
千百非全書也刘侍御子威亦居南濠曾拜先生稱弟  
子多有藏本然尚不及見遼金二小史况其他乎姪可  
之彌甥史辰伯雅好先生書辛勤博採次第付梓乃問  
序於余曰嗟乎詩文之傳有幸有不幸今坊間所鬻汗  
牛充棟非鉤棘之舉業則繆悠之道學非荒唐之小說  
則空寂之異端九經三史付之茫然若吾南峯先生歿

僅六十三年遂爾湮沒况漢唐宋以前之人物乎又嘗  
披覽范盧二志所載名公鉅卿文集章疏不下數十百  
種今非獨子孫不存試問其書曾有一留者乎所傳者  
如此所不傳者如彼非幸不幸而何哉余每過南濠南  
峯之間及經先生之墓穹碑巍然松楸濯濯未嘗不徘徊  
不忍去想見其人今二子殷勤傳刻之心甚盛雖先  
生久游道山九京有知寧不喜千載而下有識子雲者  
耶老生不識忌諱緘言及此覽者幸亮之

姬命文集叙 舒曰敬

予嘗評舉子業至今日而壞亂極也則以時事多艱為據蓋主持世道之人皆奮跡舉業者也世危不持猶謂有舉業者乃論古文典詩則反是古文典詩之足傳也嘆國家之盛者固多因亂而見者不少也故春秋成於亂賊之季仁義揭于緹橫之秋濟溺起衰丁李唐之中葉紫陽絕學豈趙宋之盛時論世者皆躋之乎一治即世不必治而治在萬世矣此非神理不謬于聖賢擬議折衷乎今古抑揚出贊乎鬼神孰能當此顯懿而曰文在茲乎予老而服膺惟呂新吾先生一人先生真氣淋

漓綜藝林儒林之華實而樹其幟獨其書晚出海內不盡傳誦然天壤間而獲源漫無非真氣取以成文則凡昭明有融議論無頗者予必目之為呂先生之徒羅浮韓姬命師予十數年而予不敢私姬命也姬命奇博自弱齡著稱其業富有豈必盡肖呂先生第從一真發脈雖變化百端而馳驅自筭必不宣驕恣物顛倒賢奸如李禿必不程秦矩漢肖貌遺神如濟南序記諸体擬事緝清亦澆亦古論說典辨猶擅勝場蓋窮原委參經史公是非粹然一軌于正矣極其才致韻語可以含箴而

婉：合度則洽見該聞之力也嶺南文獻開自張曲江  
憶杜少陵頌曲江句云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又云  
自成一家則未缺隻字警持此可贈韓姬命蓋少年而  
侈千古之業斯已難矣矧狂瀾瀕涸之日屹然不波于  
書無乎不讀于天下士無乎不友而作想作合迥與世  
之所讀所友者異將陳文恭之解悟丘文莊之經濟海  
忠介之風裁合鑄成体而世道實嘉賴之予安能劣其  
所請也請循其本尊人萬少先生為今日上萬壽賦于  
神庙鉅麗有闕文預料一疏令吾友沈何山有深于謀國  
之嘆而引為同心良弓良冶則所謂開之者矣

歐蘇選集叙 游居敬

余讀歐陽永叔之文溫純而婉委如百川之紆迴百折  
而竟滙于海也又讀蘇眉山父子之文老泉雄而奇東  
坡爽而健穎濱典而實皆蔚乎其有文鏗然其相宣如  
現涿鹿之鏖戰而竦然忘倦如聽簫韶九成之奏律呂  
調適而神怡而心懌不自知其身之生於千百世之後  
也嗚呼盛矣故嘗竊謂為文至於歐蘇亦可以止矣而  
何必秦漢云哉雖然文以秦漢為上謂其近于古也然

古之文不可以強至非沉浸于歐蘓之文而有得焉而  
遽欲倣于秦漢諸人之作則不過剽竊其字句之奇而  
摹擬其篇章之似耳求其至焉則未也其能逃于羊質  
虎皮之謂耶况歐公自謂其文得於韓愈氏與斷之六  
經蘓老泉亦云孟韓之溫醇東坡昆仲大抵守老泉之  
教而自得於班固馬遷莊騷左氏戰國策之間故其隨  
遇而施方圓長短奇崛衍迤無不如意使歐蘓而不出  
于孟韓六經典夫秦漢諸人之言論則亦何以能使其  
文之醇穠而至足古雅而雋永浩々無涯涘若此其盛

歟知乎此則學秦漢而不先于歐蘓者舛也既學歐蘓  
而不進於秦漢者畫也學文者其無陷于舛與畫之弊  
焉則庶乎其至爾余因選集二家之文而僭為之說如  
此以俟知言者倘有取云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likely containing a list or index.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watermark.



